

集市里的旧书摊

○ 刘晓东

距离我家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很大的空地，四周是正在建设中的楼盘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里形成了一处集市。每隔5天，就会有大量的商贩聚集在空地上，卖菜卖衣服卖瓜果，人声鼎沸，好不热闹。

类似于这样的“草台”集市有个特点——不过晌午。一到吃午饭的时候，集市里的人就会像听到放学铃的学生那样，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我曾经问过一个商贩是什么原因，他连头都不抬地回答道：“午饭前能买东西的人都来了，吃过午饭谁还有闲心来赶集？”我一琢磨，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附近住的都是上班族，他们只能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，顺道来买些蔬菜和日用品，真的没有时间来闲逛。不像我这个半截老头子，除了遛弯，似乎没有别的事可做了。

逛的次数多了，哪个商贩每次在什

么地方，要卖什么商品，我大体都能记住。连在市场一处看见卖旧书的小老板，我都混了个脸熟。这个小老板戴着一副眼镜，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经常眯着的眼睛。每次来到他的书摊前，他总是抱着一本书在那里看。书摊旁边是一堆建筑垃圾，石头瓦块随处可见。他从中搬来一块水泥砌块，大大咧咧地坐在上面，全然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光顾他的摊位。而我根本不管他是不是愿意，直接下手在书堆里乱翻一通。之所以翻，是因为他的书只是大体分了分类，一大堆书像卖西红柿那样，正反不分地胡乱摊在一起，真怀疑他是把书直接从箱子里倒出来后，便不再去归拢收拾一下。

他这样做倒为我下手翻书提供了便利，我连他万一出声阻止时该怎么回应都想好了。可是他从来没有阻止过我。即便是我跨过书摊，到他跟前去挑书，他

都不管。一来二去就成了习惯，他看他的，我挑我的。只是在挑好书需要付款时，问他一句：“多少钱？”他才会把头从眼前的书上挪开，简单地看一眼，然后说出个数字。而我也只是照他说的数字，直接扫码付款后走人。

这个书摊上的书种类繁多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学等各个领域的书几乎都有。我曾经和小老板开玩笑，说他是把书店给打劫了。他竟然回了一句：“这就是书店里的书。”弄得我很尴尬，再也不和他说笑了。杂书多，正好符合我的心意。闲着没事的时候，读一些闲书，长一些闲知识，正好能和一些同样闲着无聊的老朋友们厮混一下。他们说我是人老成精，怎么年纪越大，知道的东西越多了。我洋洋得意地说：“人嘛，要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

我先后从这个书摊买回来一百多本

书，有关于外太空探索，诸如飞碟和外星人之类的；有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；更多的是文学类的。我曾经买回来一套前些年发行的《红楼梦》的小画册，纸张有残缺，小老板却要去了我一张百元大钞，心疼得我手直颤，要知道那些小画册定价才一毛一分钱。我给别人说起这件事来，他们笑话我不知足，淘到宝了还卖乖。这样的“宝贝”还有一些，比如我曾翻到过某位作家赠送给某人的一本签字文集，扉页上写着“请兄斧正”，背面写着“认真拜读”，结果却出现在旧书摊上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泡上一杯淡茶，倚在床头上，就着柔和的灯光，读着淘来的杂书，心里总会感到一阵难得的宁静。就在这若有若无的茶香中，我忽然明白了旧书摊小老板的心情了。人生道路的选择各有不同，闹中取静，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。

旧书闲情

○ 柳凤春

前些日子，退休后留在新疆的哥哥回老家，说要去镇上买些烟花。在车上，我爱人问道：“哥，买这么多烟花干啥？看看咱这一家子，壮壮爷爷、你们弟兄俩，还有壮壮，咋都喜欢放烟花？”

“以前过年是别人家放炮咱听响，买不起炮是小时候的遗憾，现在想弥补一下！记得1995年探家时，让小春儿把代销店上的鞭炮买回家放，其实也没啥好的。”哥说。相对于鞭炮来说，我更喜欢读书，记不清楚多少次，我做梦时享受着在书摊上“想买啥书买啥书”的快意，一家一家地翻看、筛选泛黄的书本，闻着略带霉味的书香。梦里的我手里攥着这一本，眼睛又看向另外一本，在堆积如山的旧书旁边，忘记时间、不计书价，像一个饿了八天的人遇到好心人送来的面包那样大快朵颐。梦中的我招呼爱人帮我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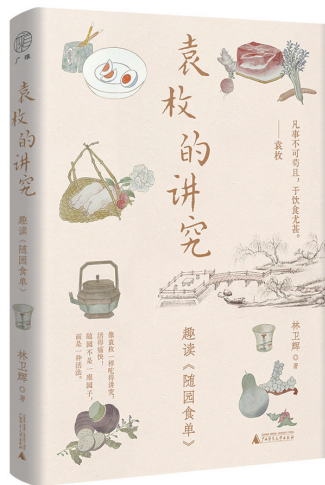
书，有时竟然能把熟睡的爱人叫醒，对此爱人总会说我癔症了。梦醒后我的手还攥得紧紧的，手中拿着的旧书还是没留住，不由感叹道：怎么又是一场梦呢？

我钟爱旧书有多种原因，一是旧书价格便宜，比当下的新书便宜不少；二是在旧书堆里偶尔可以淘到早已绝版的珍贵孤本，能与这些可遇不可求的书籍不期而遇，也算是人生幸事；三是旧书质量高，在过去的年代里盗版书比较少见，基本不存在盗版与正版鱼龙混杂、真假难辨的烦恼。我喜欢在旧书摊淘宝，更喜欢旧书摊的氛围，几张书桌大小的地方，涵盖文学艺术、生活实用、经贸农林等林林总总的书籍。光岳楼的可心书店、楼东大街的无名书摊、铁塔的旧书市场，还有新搬到聊城公园东北角的书市，以前市民

文化活动中心的图书市场，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我翻拣、淘书的身影，没有人限制时间，没有人对你甩脸色，在那里翻书悠闲自在，其乐无穷！

上周，我从公园东北角的书摊经过，花五元钱买了一本王晋华翻译的《欧·亨利短篇小说精选》，让那个平常的早晨多了一份欣喜。有一次，我有幸与从事多年旧书经营的韩元富老师聊天，他说这些旧书多是从一线城市论斤、论车购来的，很多来自废品回收站。听到这些，我不由得为自己的书担忧起来。假如某一天我不在了，我这些年来精心收集的书籍，孩子会翻看吗？如果孩子不需要，我也不希望它们被填进造纸池，如果能回到旧书摊再遇有缘人，未尝不是一个不错的归宿。

荐书



《袁枚的讲究： 趣读〈随园食单〉》

作者：林卫辉
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该书以清代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为基础，精选40道南北菜肴及茶酒，涵盖粤菜、官府菜等品类，解析食材选取与烹饪技法，展现袁枚“食不厌精”的饮食哲学。

全书通过30多位清代名士的宴饮轶事，勾勒袁枚以随园为中心的社交生活图景，呈现乾隆年间文人雅集的风貌。书中18幅传统工笔插图再现宴饮场景，并附赠酒令卡还原古代行令习俗。作者结合文献考据与现代食品科学，探讨袁枚对“耳餐”“目食”等铺张行为的批判，以及“豆腐得味，远胜燕窝”等饮食理念。作者林卫辉曾任《风味人间》美食顾问，著有《此生有味：苏东坡美食地图》等饮食散文集。

连载 139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俺达士兵，留下一部分继续在京师西门、北门骚扰，另一部分则进攻位于昌平的帝陵，并且掠夺西山、良乡、保定一带。

朝廷无奈，只好答应俺达提出的通贡要求，但要求俺达撤兵之后，才在大同商量通贡之事。这样，俺达兵开始往北撤退。

七镇兵马闻讯，各自返程。李塘对谢榛说，你看这勤王勤的，有多窝囊。好在我还带兵冲杀了一阵，不然怎么好意思见总兵大人呢。谢先生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若有机缘，请先生前往辽阳游历。

谢榛说，好，我抽时间去。

谢榛、尚武没有立即返回京师，而是沿着俺达兵撤退的路线慢慢北行。沿途，看到村庄的房子被焚烧一净。村子里，只剩下老弱儿童蹲坐在地上哭泣。黑乎乎的废墟，身首分离的尸体，被强奸而死的女人，这一切都让谢榛惨不忍睹。天黑之时，他们赶到一个村庄，停下

来休息。

刚刚坐下来，便有一个老人慢慢走来，声音很低地问道，你们身上有干粮吗？我三天没吃一口饭食了。

尚武听了，取下干粮袋，拿出两个递给老人。老人接过，立即吞咽起来。末了，他说，谢谢了！

谢榛问，这村上只剩下你自己了吗？

老人说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；年轻女人都被抢走了。除了我，还有几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跑不动，只好在村子里等死了。

谢榛听了，叹息一声。

尚武在一堵墙边，用树枝搭起一间小屋，以避露水。地上，铺上找来的干草。两个人躺上去，说着话，叹着气，渐渐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听到有骑兵从村头往北而去。尚武悄悄观看，见是朝廷的兵马。于是，二人便尾随着向北进发。

朝廷的兵马走得快，二人就快；走得慢，二人就慢。好在二人所乘的都是良驹，虽然近日草吃得不多，但仍然脚力强健。

第三天的时候，二人忽然看见朝廷的兵马纷纷后退。尚武猛抽马儿一鞭，朝正东方向而去。谢榛纵马紧紧跟随。这样，就避免了与溃退的朝廷兵马相遇。二人躲在一片树木里，直到天黑才上马往西赶去。走到一个村庄，见到几个五十多岁的人。一打问，才知道白天里朝廷的兵马遭到俺达兵的伏击，死伤一千多人。带兵的，就是大将军仇鸾。

真是一帮废物！尚武恨恨地骂。

这个仇鸾，可是皇帝面前的红人。

皇帝怎么净用废物？

尚武，你问得好。可是，我们不在其位，难谋其政。这样，我们回京师吧。再往北走，也没多大意思了。

我听先生的！

二人返回京师。 (未完待续)